兵考

軍制總論

附軍資糧餉

文獻備考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三十四

校正

兵考 十一

(補)総論軍制

(補)本朝宣祖六年弘文正字金宇顒逺白軍丁救弊只在不務虛額之多只務從實充軍軍丁皆實則民力紓而流亡漸還令雖減額後必增只務虛額而不實則此等流移害及隣族而遺民盡至失所然則增額乃所以減之也

(補)七年李珥陳弊疏曰鎮將先問軍卒之幾何以

計緜布之多少而已能以防備爲虞者絕無幸有
惟是胥吏之輩投間抵隙執其機要生民膏血殆
盡於胥吏之手至於籍兵最是大事而賄賂交于
路僞券亂其眞村民欲餽以牛邑吏必求緜布以
牛易布牛價頓賤京外皆然○又曰我國法制只
設兵使水使僉使萬户權管等官以無廩養之具
使之取辦於士卒邊將侵漁之弊濫觴於此加以
銓選不公債帥接武公言曰某鎭之將其直若干
某堡之官其價若干彼輩徒知割剝軍卒以發其
身而已他又何慮哉士卒苦於留防願納緜布以

免戍役者必恍而從之其留鎭者則必督以難堪
之役責以難辨之需使煎熬於膏火之中人非木
石孰不愛身見免戍之人偃臥其家莫不歆羡亦
效其爲若戍役多免鎭堡將空則必誘近處居民
使於擲姦之時假名代點巡按之官只閱其數而
已孰問眞贗免戍雖便縣布難備古數虔留防家
已懸罄不能支保逋亡相繼明年按簿督戍則本
邑必以一族應役一族又逃則侵及一族之一族
禍患蔓延無有紀極將至於民無孑遺而彼所謂
債帥者方且志滿氣得稛載還家驕其妻妾而貪

者以富行賂權門又圖陞擢而賤者以貴馬令之議者不思矯革此弊而徒以軍額未充爲憂假使軍額悉充此弊未革則不過添邊將所得緜布而已於防備何與哉○又曰水陸之軍不必留防於所居之地或赴於數日之程或赴於千里之外至有不習水土多發病病者旣狀於將帥之侵虐又困於土兵之陵暴羈旅寒苦飢飽失時南軍之戍北邊者尤甚羸瘁顚頓面無人色此等若遇虜騎雖欲逃避亦不可得坐受魚肉況可望控弦而禦敵乎臣聞黃海騎兵之戍平安者一行之費必不

下三四十疋緜布夫三四十疋乃村民數家之産也一往必破數家之産安得不窮且逃也◯又曰若其留防則必領其邑之卒其邑之卒不足然後乃定于旁邑而留防所處處則諸色良役皆廢只存留防之役使無遠赴之勞而分番迭休其在鎭之時亦無一毫費力傷財之事其應鎭將之使令也不過搬柴運水而已他無所與使得專意於操弓習射焉◯又曰內外良役名目甚衆不可枚數而其中所謂皂隷羅將諸貟者最其苦役也此亦以緜布償役而已其所屬之司旣以他人代立而

不時侵督邸吏使償役債邸吏出息以納而歷數
所貴徵其三倍於當身故一人每應三人之役有
所不支例徵一族矣○同年又以黃海監司論西
塞遠戍之苦劉曰本道軍卒國初只留防沿海各
鎮厥後分運西戍于平安道未知昉於何時乙卯
倭亂以後罷西戍之役以實本道備禦之力越四
年己未因平安道監司兵使同議啓請以别侍衛
甲士騎兵二千名自十月朔日至翌年二月而分
二運遞戍西陲明年又以二千名如前赴戍例以
四千名間年休息丙寅年間兵曹商議以爲間年

遠戍有獨勞之歎故以別侍衛定虜衛甲士騎兵等通許輪役一年上番一年休息又一年赴防又一年休息庶救獨戍之苦以番次有疎數勞逸不相侔定虜衛及騎兵則多有今年上番明年赴防者悉苦之狀反有甚於前而初點于畇峴再點于寧邊每點必有所費且於分防之際姦吏乘隙誅求賄賂視其多少以定遠近南人不習北方水土未至先懷驚怵之念加之以鎭將剗剝士兵陵暴赴戍未幾行槖已罄朔風一起龜縮不動少有使令必雇他人典衣賣馬宛轉赤脚飢羸成病不似

人形此等如遇虜騎則走避之尚不能況有扞禦之望乎是故西人目為黃軍如羣蟻之嘬羶黃軍之臨戍者擬投身於陷穽一經戍役則能保其家者十室而六七再行而能不敗家者十室而三四三行而得免死亡者十室而一二故每於遣戍之際加試甲士別括閑丁逐年籍兵民間騷擾恒如遇敵調發之時以有限之良民塡無窮之闕額其非可繼之道童子亦知臣竊念黃海一道內接畿甸外控關塞實是樞要之地而西濱洋海島夷之發亦不可預料平日愛養軍民使有餘力然後扞

外衛內緩急有用今者四徼無刁斗之警而一道之民獨受其苦遑遑汲汲如有門庭之寇逋逃相継侵及族隣比里為墟平居勞悴少無餘力脫有事變束手無策此非一道之患也實是國家深遠之憂也若不更張以開安全之路則其勢必至於民無孑遺矣第念西鄙兵力萎弱釁生海堧賊謀叵測一朝廢戍亦非陰雨之備臣曉夜焦思得一說焉兵務精不務多夫以二千之兵徒為塞上之肉塊則莫若精擇一千使為禦侮之具也今若勿鈔騎兵只以道內近西郡邑別侍衛甲士三千名

分三番永定赴防二年休息一年赴防每年分二運一運爲五百名而量其道里遠近定爲分防之所至如戍江界者永定江界戍楚山者永定楚山他鎭亦然勿使臨時搜定又勿毫分縷析散置諸鎭只於要害緊防之處優數分送嚴飭邊將永絶侵漁之弊且以騎兵一千戶除其番役每年勿論戶保各出緜布三疋率丁則出二疋收納于營庫每於戍卒之西也分給以送如甲士多保者則少給別侍衛無保者則多給使爲戍役之費又廢騎峴寧邊兩處點考只使本邑守令臨時點閱委定

領吏且於戍卒之中擇勤幹觧文者差都將直送
于防所關防者則按以重律例於防所充軍且治
都將領吏之罪夫如是則分防有定所行路有資
粮舍舘無覊孤之患主客有相熟之情漸習水土
心安分定其視防所如歸别竪以之鍊習則氣逸
而生勇以之禦侮則親上而盡力其於生聚之道
捍備之策兩得之矣若上番之軍則以别侍衛甲
士騎兵之在近京郡邑者量宜永定上番以六朔
軍士則一年上番二年休息二朔軍士則一年上
番一年休息又以别侍衛甲士等在沿海郡邑者

量宜永定留防亦使間年休息若定屬衛則本為
宿衛而新設無祿無保不可赴戍皆永定上番亦
得間年休息夫如是則無臨時紛改之弊民志以
定有蓄力養銳之功士氣以壯宿衛不虛防備不
踈公私兩便矣

(補)又曰今夫水陸之軍執殳邊境者無幾而其餘
悉以價布納于邊將盡見存者可以立役流亡者
不過分徵一族而已其勢不得不爾

(補)二十四年副提學金誠一劄曰兵務精不務衆
古之善教也今則不然生齒之數減於昔時而軍

額之增倍於先朝不分傭丐擧充額數額數之外
又有餘丁作爲別隊號稱族外籤軍總訖流亡相
繼責其族責其隣又責於執耕之人一人逋亡禍
及十家十家不支禍及百戶展轉相仍終至於空
簿而後已安其在爲務精之義乎地有遠近分防
不可不審役有苦歇勞逸不可不均而今則不然
軍政皆委諸胥吏故防所不問遠近分軍不問苦
歇惟賄賂多少是視踐更之法不以其時或數年
不還甚至七八年之久捐父母棄妻子蟣虱生刀
鍋糠粃不盈腹飢寒困頓忍氣呑聲加以債帥之

剥割甚於水火視如鷄豚軽如草芥咲咀斬刈無有紀極且十五為丁六十除軍而乳下之兒盡編軍伍七十之老亦在兵籍至疲癃篤疾衆皆不免

㊟柳成龍所著戰守機宜其論斥堠條曰斥堠瞭望三軍之耳目軍中無斥堠瞭望則比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敵至營門而不及知其危甚矣然斥堠瞭望亦以先期遠布為貴不先期則敵閒已入於我不遠布則敵之伏兵先據要地賊得以巧詐誤我而其動静虗實終不得知矣六韜兵法曰凡帥師之法常先發遠堠去敵二百里審知敵

人所在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又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云者此皆先期遠布之意也我國近日諸將用兵不知斥候瞭望之為重冥行妄動不意與賊相値驚駭奔竄倉黃失措未及交鋒而敗

又曰斥候瞭望不可使人人為之必須預擇其性識伶俐強力善走且生長其處詳知道路遠近山川迂直出入便宜者數十人明以約束結以重賞厚其衣食使之為我腹心而盡力奔走不憚勞苦然後可以有益而不至於敗事也古語云重賞之

下必有死夫故苟有重賞則敵國之人皆為我用苟無賞則我國之人反為敵用◯其論長短條曰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試以倭奴與我國長短相較則倭之長技有三鳥銃也槍刀也又能輕生突鬪赴湯蹈火而不辭也比天下之勁寇而我國不能敵我國所長但有弓矢而比之鳥銃則遠近不相及其聲威之懸烈又難比并夫以烏合之卒持其所短而欲與相較於平原廣野之中其敗宜矣然而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長者或反為短短者或反為長此兵

家之妙不可以不察也今以騎步二兵論之孰不以騎勝步也然騎兵利平地步兵利險阨若不得其地而混雜用之則二者俱喪其長而爲敵所敗也鳥銃弓矢之技亦然若平原廣野兩陣相對金鼓相聞次第俱前弓矢短鳥銃長萬不可敵矣然鳥銃雖長於弓矢而藏藥納丸引火照放之際頗爲遲鈍至於任意伸縮應機緩急騎步俱使左右咸宜則亦不及弓矢若相其地形得其險阨林木之間夾道設伏以待敵至而叢矢亂射萬箭齊發則賊雖衆無暇施其所長而我可以勝捷許儀後

所謂疾戰則措手不及者正謂此也(一)其論約束條曰夫用軍當敵必有正有奇奇正循環應變無窮此良將之所以善用兵者也今姑擧一哨而論之哨官所統有三旗旗各統三隊遇敵之時哨官觀其賊勢量其衆寡難易之勢或令一隊率三隊先進而當敵又令二旗左右旁出而犄角先進而當敵者正也後進而旁出者奇也或旁出而先與賊遇則正兵反爲奇兵而迭爲其用苟或當先者不先當後者不後左者不左右者不右或失其時刻或聞鼓不進聞金不止者必斬無赦茲其所謂

約束亦所謂軍令擧百萬之衆惟將所令而不敢違慢矣今之爲將者臨戰全無約束混雜並進不知孰爲正孰爲奇又不知何者當先何者當後何者爲伏何者爲繼一時俱進喧闐錯雜略無統領士卒皆駭顧驚視心膽已墜而所謂軍官及將帥者柔肥執策却在後面欲爲自脫之計下卒亦知其如此不復有鬪心卒至敵到數十步內土崩瓦解乘馬者悉多走免步兵之疲頓者盡塗賊刃喪師覆衆前後一律○其論迭射條曰我國之軍但持弓矢而不習他技敵至數十步內始可發矢而

既發之後無以繼之賊持短兵突進而白刃交前
又無以應之則不過抛弓矢而走耳此乃長短不
具不能相衛但有長兵而無短兵之致也然短兵
既不可猝習假使習之與倭不相敵兵書云長兵
短用短兵長用長短亦無常勢在於用之如何耳
今欲此處當用迭射法漢書李廣爲匈奴所圍令
吏士皆持滿外向身自以大黃射匈奴無不應弦
而倒者即迭射之患也蓋一時俱發則賊雖有中
者而他賊乘其未更湊矢之前突至于前迭射者
所以防其突至之勢而使賊不得乘我之隙也如

將士百人則分為十隊十人為一隊悉皆持滿而
一隊之中三人先發又三人次發又四人次發使
矢括相屬無有間斷百人之中常有三四十矢連
次繼發而前射者又復湊矢循環無窮使賊無隙
可乘且前發者恃後發者為固後發者恃次發者
為衛則可以心無懼㤼而發矢必審中賊必多此
一兵而長短皆備所謂長兵短用者然也我兵雖
無他技而控弦之士不為不多苟善用之足可禦
賊患人不加意耳然迭射之法亦須預習然後可
也若不習之則臨賊只依舊亂射而已故不敎之

兵終不可用也近日我國之人頗習鳥銃若與弓矢相雜用之則尤妙◯其論守城條曰古者守土之臣死於其土守城之臣死於其城故凡所以守城待變之具自然殫竭心力無所不至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今則一聞賊至大小之官皆登山入谷左右閃避中開一條大路直欲以賊虜遺君父於身别無大段利害故其於守城之事漫不入思慮一則曰民力不可勞也一則曰無軍可守也一則曰事無可爲也察其真心實意之所在則雖避亂二字橫在肚裡而不可勸勉嗚呼此輩之罪可謂

上通於天矣

㊟補李睟光曰吾東方在三國鼎立時號爲強國唐人謂高麗善守城又爲攻城必取未有如高麗者到今兵力單弱非但不能取於人亦不能自守何也唐太宗時高惠真以十五萬衆救高麗以小分之地而軍衆如此今三韓一統而當國者每患無兵嗚呼是豈理也哉

㊟補又曰前朝時紅巾賊十四萬氷渡鴨綠江直擣松京前鋒與羽報偕至恭愍王避走安東合諸道兵二十萬僅得平定云可見高麗兵力猶

勝於今日在平時嶺南軍兵十餘萬而壬辰變

初余以防禦使從事官赴嶺南則軍兵潰散無

一人至者招募累日只得數百步卒而已况今

國力又非壬辰之比二十萬兵倉卒何從辦出

可爲寒心

(補)又曰壬辰變初巡邊使李鎰到尙州不明斥

候人告賊逼鎰怒其惑衆斬之以徇故賊已入

境而無敢告者鎰聞賊砲聲始出城外我軍驚

潰死者山積副元帥申砬駐忠州金汝岉請把

截鳥嶺砬不從乃背㺚川而陣賊踰嶺直擣我

軍流尸蔽江二人乃一時名將而臨事齟齬如此蓋其素不習戰故也

(補)又曰自古軍功以斬馘計級行賞其意有在而壬辰倭變議者以射殺計首級論功故虛張戰功詐冒居多前後射殺殆過賊數而賊不少損充斥如故虛僞甚矣

(補)又曰我國不愛高官重秩以餌武將而爲武將者旣飽其欲不思報效唯以愛身自重爲務卒皆臨敵先走爲士卒倡大抵驟貴無識之人易致驕亢志滿氣得難以指使不如草萊寒士

奮勇先登者之可用養將之方恐不在於崇爵

苟榮而已

申欽曰我國之兵多西南西北之賊西南乃百

濟新羅之遺也嶺之俗質木而沉力作而饒業

敎之則足以爲向工之卒湖之俗歐疾而輕善

僞而多變敎之則足以爲應用之卒西北之地

與戎接即高句麗渤海之墟也古號健鬪柔不

个之馬徒楊而馳奮臂以號木弧楛矢發無遺

鏃敎之則足以爲莫當之卒故百濟敎之以强

其國高句麗敎之以抗中夏新羅敎之以統三

韓兵無常形習之則強苟能習之不易世而同矣

(補)仁祖元年舍人沈光世疏曰我國兵衆不可卒分若欲變通則兩西之兵分為二十八營每營千人置一別將制兵之規五人為伍伍有長五伍為團團有長四團為哨哨有官五哨為司司有把摠把摠二人別將領之凡一伍射手一人砲手一人殺手一人防牌一人拒木一人每有調發欲發千人則別將行欲發五百則把摠行欲發百人則哨官行軍法則伍長死則斬一伍團將死則斬伍將

五人哨官死則斬團將四人把摠死則斬哨官五
人別將死則斬把摠二人若全軍失利則斬別將
以下將官五十三人凡軍一給別將之後則把摠
以下令渠自擇汰去無用代充精勇限事定間勿
為遞易每一人成以六朔為限赴防則官給其糧
罷防則退耕於家使上下相維脉絡貫通則一有
徵發朝呼夕至必無如今日之厭避矣養兵之規
則新屬者給復十負成村者給三十負兩長則給
五十負哨官則給復一結把摠則給復二結別將
則定其品數官給禄俸而分兵之規則一邑數滿

一千則單置一將數邑合爲一千則兼置一將擇一閑曠可合教場之地別設衙門每十日一團入番伺候勿擾本官凡屬軍者給復之外如有餘結者只給大同一應身役永爲蠲減常時則哨官爲小操別將爲大操大將爲合操各趁農隙試其能否主帥以時廵試考其勤慢嚴行賞罰則一舉手而軍制整齊矣

(補)趙緯韓啓曰我國田賦頗輕而獨軍布極爲煩重故至有散而之四方者非特使民室廬蕭條田疇荒頓甚則生子棄而不舉推此以往可知其愁

怨之情也凡徵價布本為分給捧足而三人所出

董及一人臣意姑罷此法使四人輪回立番庶無

偏苦之患又曰此非國制為然實梁淵判兵曹時

所創也

(補)三年趙翼論事疏曰我國之法賤人役於其官

主唯良人為兵而良賤交嫁生子皆為賤人以是

良人日少賤人日多我國兵額減於古昔本由於

此若不變通更數十百年則竊恐兵額全少也夫

勇怯強弱不以良賤而異而良人自少賤人自多

則精兵健卒多在賤人簽兵守國乃全取於寡弱

之良民而健而且夕之賤人則使之坐視國難此不可不變通者也壬辰之後有束伍之法勿論良賤行之既久今宜申明此法使諸道兵使悉力行之有闕者塡補額少者加抄蠲其可減之役俾免本邑之侵而擇定將官以時鍊習使皆成材則皆爲可用之兵矣如是則良兵雖縮賤兵自足自不乏於戰陣之用矣

(補)五年副提學鄭經世劄曰禦敵之備莫如用砲其力可以及遠其巧可以命中其威聲可以辟易人馬試使一軍各置砲手三千以爲先鋒則雖強

寇無不摧敗宜令下三道擇丁壯有膽氣膂力者
兩南各三千五百名忠清道二千五百名江原道
五百名総為萬名教習而操鍊之則不過旬月皆
為一等妙手矣但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而我國鳥
銃不能堅緻易破而難中亦宜分定於統制使及
慶尚左右兵水使使之措貿倭銃又令萊府發稅
銀以貿或遣譯官往貿於對馬島如此多般措置
萬柄鳥銃不足辦矣且於武科規矩中令取鳥銃
三發二中以上則國俗重科舉必將爭起而習之
此亦勸奬之一道也

【補】又曰令大臣以下至于内外庶官下及閭閻品官士子凡不爲兵者皆出一疋布或自願加出者聽之則一年所收當不下累十萬疋限兵食稍裕歲以爲常則所補亦當不細矣仍以此意下惻怛之教使外方稍實之家各出其仰事俯育之餘以循國家之急則躬率之下必有灑泣而應命者矣

【補】十四年大提學李植疏曰古者國有大變則有遍境出兵之法高麗士大夫亦從軍禦敵今依倣古制參酌人情以公卿以下無一人不從軍爲大律然後正三品以上前稱爲將帥從六品以上則

稱為將官秩七品以下則稱為朝士軍儒生稱儒生軍武學稱武學軍雜職諸衛市民胥吏典僕各以其類為號則公私賤遊手閑民自當現出添編其額而無所匿矣如是然後時在職者除征在役使者除征父子同籍則父除征兄弟同籍則兄除征而三人除一六人除二奴子仰役者為限數除征老病癈疾者除征又就其中自士大夫至胥僕雜職之類募兵不欲為兵者定數納物而免其征役者給除征帖免征者給免征帖兩班則移送驍健隊民丁則移送御營軍京中則或備扈從或備

留營外方則保守鄕里禁戢叛盜其編束之務京則漢城府與五部官掌之外則監司守令掌之不宜別立書局以資奸濫也且以免征所納者留儲於各其府縣該司勾管出入大數以為養兵之費其亦庶乎有用矣

(補)十六年副提學李敬輿劄曰軍額充定最為難處四五歲兒亦編軍籍未離父母之懷已責立番之布其父母抱持號哭怨其不死賣田鬻宅僅支數年終至莫保未免流亡行路憐傷氣象愁慘

(補)又曰卽今兵政之弊不一其端而良民鮮少無

以充給良民之鮮少不但國綱解弛投籍閑遊者徧於諸邑亦由於公少私多日漸消縮王者所資只在人民而邦域之內含生之類却與私室分半幾何而不至於國無良民而家畜千指也

(補)十八年又上疏曰諸道山行砲手不屬軍伍者甚多此輩之日盛似關於氣數若盡為國用則大善矣或散亂不收轉籍冦盜則大不幸也臣意宜令各邑嚴加查括凡以銃技行獵而姓名不在軍籍者皆論以重律則御軍可以漸廣而閫帥邑宰亦可得牙兵為用矣

(補)孝宗八年又以領府事上劄曰今之營將威勢氣力與兩營相埒上陵下轢莫敢誰何此由朝廷主張太過事目太重一軍三將州縣不知所適始初如是末流可知今旣數年經營稍成頭緖遽以停罷雖以爲難而然其節目損益又在隨時若令道臣得專黜陟且令兵使專其號令只使任操鍊之責如京營將官之爲而抄定等事一委州縣則位序權綱不至倒置而號令屬邑固當自如

(補)九年掌令許穆疏曰兵者制變之大務也國家舊制無不詳密置節度使次有鎭管節制次有都

尉統領不亂將士相安令不勉勵其怠慢而置營將別立衙門將多則令不專令不專則臨敵必敗此兵忌也又主客猜貳軍情多忿上下不協此樹無益害有益也

柳馨遠曰我國前後兵亂守令皆奔竄宜揭明經法死守勿去如有棄城者行法無貸但令之列邑殘少者居多而州郡之兵有警則悉數赴難且邑宰一動則更無管者責人以所必不能而又從以戮之不幾於殺無罪乎當省并殘縣使有邑樣設置工副官其無城處亦待民力稍

紆漸加修築畫為一定之規邑各有守複屯相
望則形勢可以壯固正兵雖皆從軍而保率倍
之凡大小民人無非可共守者豈患無人乎

(補)又曰論以古制則各道觀察使兼總軍政不
必別置節度使後世以為兵政至重不可不有
專其事者且存交修之義故別置總兵官以主
之亦其事勢之然也

(補)又曰令軍籍令典不言守令成籍而節度使
成籍故其間下吏作奸至有空成冊之弊且今
乳下小兒皆編軍籍歲収價布又一有逃故則

一族切隣盡被侵徵軍民之苦有不忍言前輩
以為未滿十六歲者但薄其名字年歲于別籍
待年入籍凡逃亡過三年使其隣族望告闕丁
以充待勿侵隣族為宜云
(補)又曰今軍士老病者多不得老除蓋老除人
情例不下三十疋而老殘者倍出其布無異在
籍故不敢顧之者亦多且身死老出物故立案
則人情布亦不下數十疋雖出立案而未充其
代則常徵價布故貧殘軍士物故則其妻子欲
辦物故人情東西奔走經年不得謀葬而常因

獄中責徵價布悲號不忍言

(補)又曰若監司宜有牙兵則量定其數或百人或二三百人以附營邑束伍軍劃為牙兵如束伍鍊習以待之不可如今散處列邑只事收布也然監司實總兼節度不必有別色私兵若謂臨警節度使領兵赴戰監司居守本道亦不可無兵則在其時勿令營邑安坐自領待變亦無不可若干牙兵本無益於事而名色多端實軍政之大害也監營牙兵可罷無疑而至於列邑則尤無可論也大槩牙兵舊本制所無而近來

添設者也

(補)又曰騎兵上番遠外之人持馬留防其喂養之具蒭粮之費勢所難支是以祖宗朝考馬之法雖嚴番兵皆借馬代點而實則無一持馬者若責人以所必不堪而復嚴法而驅之則是不待寇至而坐受亂敗之道也

(補)宋時烈曰大抵禦敵莫如砲兵科擧之規多以砲代弓矢凡備軍器必以銃代藥爲務亦使流布於民間則習砲者漸多且使萊府近邑除其稅入而代以硫黃及銃使利於民則倭物

自至矣

(補)顯宗二年大司諫趙復陽應旨上疏曰騎兵上番者納布雇入之令京城之人則有賴於雇直當番之卒則喜於得休實爲一時京外俱便之政也今年木花又甚貴若使遠方薄衣寒卒上來立番則必有凍死之患此則宜令盡數從願納布而若在被災最甚之地者亦量减其布則爲惠莫大也

(補)十一年金錫胄疏曰營將之設無益於軍政徒貽供億之弊人之言者已多矣蓋聞營將四朔巡歷試射放如飄風驟雨何能精訓坐作擊刺之法

而前後營將所見各異則如軍器中矢鏃蒺鐵等
物或令斷而小之或令補而長之點撿軍裝使之
改造煩苦之外勞費亦多矣廵歷或值雨雪愆期
則遠邑軍兵聚待官門或至五六七日旣到之後
軍兵等又私聚米布推牛釀酒以饋營將所率且
矢數亦以賄賂載畫其行賂者雖不中得畫而受
賞不行賂者雖中失畫而被罰其無實放如此實
宜革罷以其州府大邑兼營將討捕使如兩西關
東之比則四朔試射放本官自當行之軍兵可無
累日待候之弊其所鍊習兵使兼營將廵歷及會

操時亦可以檢察而課其勤慢也

(補) 十二年判中樞宋時烈疏曰今年諸邑軍保物故者甚多若如常時之必待其代定然後免其徵布則其隣族決不可支保必須亟下德音使列邑不待代定而除其徵布只徵於其見存者則殘民之蒙惠實深矣然其查出死生虛實亦全在吏人之操縱而今年則其流離而死者甚多誠難究核其虛實而雖其在家亦無檢尸立案之規則吏人之欺瞞何可勝數必須別遣御史明加詳覈如有以死為生以生為死者一以軍律從事則吏人或

有所畏而民不呼寃矣

(補)又曰我國軍兵三南不可用惟西北可用男丁自力能勝銃時皆使習放則其藝皆妙矣又西人女人健捷絶人皆使習砲於戲塲則其藝必妙矣雖不可用於戰塲使之守城則不下於男丁矣

(補)南九萬啓曰黃海道各邑戊午丁卯丙子年戰死軍兵自兵曹至今徵布凡死於王事者宜蒙旌表恤卹之典而非徒不然反徵役布於沙塲之朽骨乃至四十七年之久而不除請永除其名於都

案中從之

(補)肅宗三年備局啓目凡良丁之年已十五歲者謂之年滿皆應實役不以兒弱稱之啓目中所謂兒弱十歲以工云者卽指自十一歲至十四歲者而言之如砲保御保別隊精抄等保新定之類亦皆多有未滿十五歲者或有堇至五六七八歲者而渠輩則希覬速除自願增年官家則矜其幼役許令待年而又有年纔十一二歲而已爲應役者此類則又皆計其實役年數其年雖未滿六十而實役已準四十五年則並許老除者亦是近日通

行之法例也今番湖西查覈之後無役閑丁因其
文書未即充給爭先投入於閑歇之役而騎步正
兵闕額未代者其數尚多今此兒弱之中若不先
抄其可以定役者卽爲定役而汎稱兒弱一併置
之則將來奸僞必有所難防卽今闕額亦無以充
代此不可不慮兒弱中自十一歲至十四歲者又
並依啓目抄出定役而別以待年滿徵役之意知
會本道使之寬宣朝家德意則其於通變之道似
爲合宜
(補)右議政許穆故弊疏曰牙兵領於衛兵曹不能

管大萬之卒悉爲私家之徒役此麗末家兵之類
也屯田牙兵公室之大蠧而私門之利
補又劉曰軍伍物故者未除襁褓兒在籍徵歛之
弊侵及隣族號怨無窮此事極無據殊非聖朝不
忍人之政必代定然後變通則搜括閑丁無役者
不患無人
補七年知經筵李端夏袖進故判書閔應亨己亥
年間䟽陳减兵額之言且讀且達曰變通兵制事
臣亦屢陳而國家歲入僅十二萬石而八萬石専
歸於養兵之需使國用常匱而無用之卒坐費廩

料天下寧有是理又讀應亨所陳外方兵攷積弊
之說曰束伍兵通計爲二十餘萬殊不精鍊軍裝
辦備之際多賣田業不能聊生今若擇其丁壯爲
實兵而汰其餘爲保則皆當爲精兵雖有外寇以
此可以備禦有事則畿輔諸鎭兵可以朝令夕發
若其常時輦轂宿衛之兵則以親臣領之不過三
數千足矣今者雜色軍兵屬於扈衛者殆過一萬
國家明知此養此無用之卒耗竭國力而猶不變
通臣每中夜憂嘆不能寐也左議政閔鼎重曰應
亨在孝宗朝屢以減兵額之意陳達而自上以兵

為重故不得變通今則惟在工心之自斷耳壬辰以後輦下訓局兵額不過三千至于今日漸至增益又有馬兵旗手御營軍等名額滿十三番雖略有減罷而五千兵則恒留輦下矣今當自工酌量定其堪爲宿衛之數然後汰減其餘軍制既變通則地部經費自可不乏兵貴其精何必以多爲務國家歲入過半歸於軍食而經用常乏不得不取民無制端夏言是也○時諸道陳弊狀啓皆以諸軍門牙兵之弊爲言左議政閔鼎重筵白以爲守禦使則既許南漢守堞而定其額數今難減罷云

摠戎廳可減其牙兵仍以所減之兵為軍保請令本軍門商量稟處至是摠戎廳請排日招集各邑所在牙兵十六哨於京廳抄擇其壯者六哨其餘降定保人以為元軍工番時口粮之資額外亂餘則永為革罷從之

(補)八年判府事金壽興陳疏請減軍額以為軍兵之額必與糧餉數相當使軍政經用兩無所妨訓局別隊令難遽罷宜擇丁壯以為一軍以其餘數及保人收徵米布沙汰良民之投屬歇役者鉤覈勲閥之冒屬忠義者又請禁各衙門屯田新設廣

占之弊而各軍門將官別爲試才循次差除

(補)是年令兵曹及勳府查正冒屬忠義兵曹判書南九萬淸城府院君金錫冑相議設廳查出過四五年李師命継掌其事又周一年始得畢查司諫趙宗著上疏以爲查正郎廳家有投火者此必出於冒屬輩請罷其查以息其怨且有罵辱於九萬之先壠者領議政金壽恒遂奏以爲因此疏罷此事則傷國體損國威今後何以措一事於國中耶設令查事當罷此言既發之後決不可罷從之

(補)金錫冑曰僉萬鎭堡彼皆有山障嶺戍烹處

之所而所領多者不過數十名小則七八名此
可以報警行牒不可以作戰禦敵則或依舊制
撤入於地方城子或率土卒徙隷於節度麾下
以效其力而兵使亦詳度各鎭防戍之緩急或
令駐札隘口或馳赴軍前以明其部分爲宜
㊟九年兵曹判書南九萬啓曰本曹所屬有廳軍
乃忠順忠贊忠壯三衛而忠壯則以戰亡子孫爲
之忠順則以有蔭子孫爲之忠贊則以原從功臣
子孫爲之當初設置本出優待之意而近來百事
異於前例有廳軍等旣有逐年立番之事而如不

立番則納布一疋且以補用勅使時雇價間一年
収布一疋海西等稅木既爲各營之私用而其數
之無限節如此
㊀正言金構疏曰營將之設即一冗官人微望輕
而事權反重夫事重而望輕則號令不行而足以
敗事人微而權重則管攝者大而足以貽弊春秋
廵歷但歸文具周年遞改上下相苟而及其有難
則列邑之兵各在遠地未及領付無所統屬求之
事實未見其使一依祖宗舊制更復鎭管重其事
權而罷營將則州府郡縣互相統屬動衆興師各

附其近而無中路捷遑之弊矣爲鎭管者亦可自
治其地攝其屬邑事不遙制期以允遂而無兵將
不習之患矣

補吏曺參議朴世采䟽曰我國北接遼東女真西
南接青齊蘓杭及日本之界是故楊僕來護兒蘇
定方以海路至蓟疏宇文述李世勣以遼東路至
女真又以其路至真亦可謂三面受敵之國也然
而海路自隋唐以來不復開拓乃以元世祖之武
略固不得志於日本壬辰之難神宗皇帝萬里行
師率從燕蓟而來必有其故矣陸則遼東自關西

以後有三江之阻女真自關西以後有三嶺之險要亦非無可守之道者第必因其形制設為關防又必擇任以忠毅沈勇之人庶幾居常而有保障之擇遇變而有守備之實使國家固封疆禦外侮不啻於恭山四維之勢斯蓋法立信史可法議欲經略於事去之後者況在今日耶唯當於西北二邊及海西湖西沿海諸處議合郡邑可并者各為大鎮建設衙門專治軍務加以謹烽燧遠斥堠善間諜先為不可勝之形如此然後大功有所恃矣

(補)又疏曰行營者自古中國為都用兵於四邊將

在軍中稟命則危不稟則專緩急少失則害遂隨
今當置一行營於平壤或安州有事則自上出巡
以行賞罰議戰守無事則選命大臣之有威望習
兵者居守其地總加節制仍以使宜從事斯爲得
宜

(補)又曰徵兵守邉雖三代之師勢所不免然古所
謂逆命猾夏者如三苗玁狁之屬其動甚罕德懐
威服俱無所難唯後世則不然如漢之凶奴唐之
吐蕃宋之契丹氣盛勢大一擧足而爲天下患其
所守禦非可專責於遣戍留屯之士矣是必廣募

上兵厚其生利俾之審地形習兵技與彼頡頏間見習熟內無畏慴之心外有制服之具冒鋒刃死敵虜如赴樂地如登榮途然後能得其力今當命下西北方伯召募民間團結隊伍險行部勒時且畋獵以為緩急之用勝於徵兵遠矣

(補)十年南九萬與西北監兵使書曰曾前國朝故事永安道驍健之士則為選擇為親軍衛及燕司僕使之工番京中且有選擇甲士於兩界之規此皆在大典可考也今將依倣古事選擇吉州以北及淸北驍健武士勿論出身品官驛吏閑雜人唯

取其壯勇者各三百人自朝家特給買戰馬之價使之留待於兵營威監營未知吉州以北及淸北果可得壯勇者各三百人否其情願樂屬否一路給粮分畓使之工來京中則如何朝家每有南北之憂今此選擇者有北憂則自可爲兵使之先驅有南憂則可以及時徵發無臨時選擇倉卒之慮

(補)又與人書曰北路親騎衛之募選使監兵使春秋試才拔其優等啓聞自兵曹除授其都目遷將朝廷所費者只是四窠遷將而得此自備戰馬軍裝一當百者六百騎以爲緩急之用其視多給奉

足虛稱無用之馬兵者相去不啻百倍故以此啓
下施行矣近來親騎衛優等兵曺之不收用久矣
以此前入者皆願還出後來者更無願入名存實
無日以疲殘者職由於此前日只有咸鏡一道而
其不能收用已如此今者並設於三道必將尤不
得收用兵曺事勢亦難盡捨他歧應用之人而但
用親騎衛今以空言欲得精銳之士以為戰陣先
驅之用其勢亦必不可得若又強其所不願苟充
定額如束伍軍之為則其實不足用而反有偃蹇
之習且不如束伍軍之孱劣易於驅使也為今計

京中五軍門將官其數屢百每一道親騎衛一年
用其優等四人除京軍門將官合三道爲十六人
又其中有絶等之才間除邊將以爲激勸之地則
朝家庶不失信於邊民而兵亦可以長得精勇矣
(補)又曰騎兵之用專在於馬而兩西事勢比之北
關又必有不及者勇鋭之士雖或可優得若其所
騎瘦弱則實難奮其衝突之勢以關西一道抄得
可合戰馬三百匹有不可必若過此數則亦必尤
難今此廟堂回啓中以六七百爲限似以一營三
百騎爲少而然矣雖然若使三百騎人必得勇鋭

馬必得健壯何必多數乎勇者一百可勝而使勇
怯者各一百相參則必敗務精不務多本是用兵
之恒談至於此擧則尤不必以多爲貴矣海西一
道京軍門馬兵旣有一千八百名若除其人與馬
而更欲使監兵營別得六百精騎則其勢實難故
今只欲使依他道例無論他軍門軍兵拔其尤而
補於親騎衛矣此意兩軍門各海西監兵營處亦
更分明知委俾無彼此掣肘之弊爲當矣兩軍門
如以宿衛已團束之兵不許他屬則黃海監兵營
所抄選無寧減數或可矣卽今民間可合戰馬實

難得而必使所選之人皆自備其馬則必無可得之理國家牧場之設專為武備之用則司僕所屬諸牧場馬如有可用者則悉擇以給之本不可靳以此若不足則以兩西管餉所儲之財官買善馬欲給之為當且馬才雖好當此饑歲必多瘦瘠今必用之於明年春夏之間而使其馬主自備芻穀他得肥健亦無其理此道則會付及營穀最多於各道兩西則又有管餉穀自今至明年春夏間使於其營從優題給喂馬之費勿以升斗為限必期待肥健可用且使分番留待於各其營而優給留

時粮料監兵使時日點視馬之肥瘠人之技藝能否特加賞罰激勸以為不時徵發之地為當矣

(補)又曰良役充定事一款只宜合京中諸軍門諸宮家外方各營門下及州縣私屬凡非國典所存朝家定給之外私自包占者一併括出定額則即今闕額雖多不得代定者似必無多而但念自前朝廷行姑息之政久矣似難於此一刀兩斷無所容貸雖欲為之京外私占之處亦必無信聽服從之理

(補)又曰黃口白骨徵布誠為罔極之寃痛然此事

其來久矣若不得善變之術則反不如姑仍其舊此弊即今無邑不然一邑或有過千者少亦不下數百其得一時充額痛刷積弊誠難若以此欲禁錮守令則必將無邑不然此令諸侯而誅之孟子所難况可八道守令何得皆爲禁錮耶虛錄者數三守令亦以禁錮爲難乃於老除物故未充定守令必欲盡爲禁錮則豈有可行之理

(補)又上劄曰騎步兵逃故老除兒弱等闕額京畿黃海兩道最多而諸軍門劄送之軍在兩道則不足在三南則有餘故兩道闕額未充之數並爲移

定於三南以兵曹軍案言之兩道闕額雖未盡充旣已取償其數於三南矣所當永減於兩道以紓閑丁難得之弊而軍案中騎步兵一千三百餘名又以精抄貢馬軍移去禁衛營而未及代定故姑待兩道歲抄代定其數可以準償貢馬軍移去之數矣到今猶未得代定者黃海道一千一百九十三名京畿二百三十六名開城府十一名合一千四百四十名也此闕額則許其永減更勿代定兩道軍案中騎兵之不得具三保步兵之不得具二保者使之推移充數以成完戶似合事宜

（一）又曰從前歲抄充定之規以邑之大小定其多少大邑六十名中邑五十名小邑二十名爲定限而更不問充定外闕額之多少故黃海道海州等邑則闕額幾至二千名而一年所充定若滿大邑六十名之限則其餘闕額雖或過千官吏得免於罪責而一年之內新出之闕又多於充定之數各邑闕額之積漸加多終歸虛簿欲爲一時盡充其勢誠難若以闕額多少爲官吏論罪之輕重則免者無幾卽今京畿黃海兩道外旣畢代定無一闕額自今以後歲抄磨勘時勿論充定之多少只許

其闕額大邑七名中邑五名小邑三名以上守令
並令拘礙於解由而工曹都目中二名以工懸頉
色吏移文監營使之刑推事定式施行
(補)又曰凡軍兵闕額之充定雖於年終自兵營磨
勘啓聞本官則所當隨闕即定即令御營禁衛等
諸軍門軍兵則皆隨闕代定即報於本衛門而獨
騎步兵必待歲末然後始爲充定以此正二月物
故老除之類未及歲抄代定之前若當番次則不
得不仍徵其番布於物故老除之人且都合一年
之闕額欲於一時代定故徒增騷擾之弊而未及

充定者居多今後物故老除之人毋論歲首歲末
當其作闕時即爲成給立案與其代定成冊上送
本曺考還而及至歲末都合一年内充定之數磨
勘於兵營啓聞而若或以春夏作農之際非時括
丁爲不便則預於歲末搜得閑丁捧招成籍而及
至春後隨闕充定亦無不可

㊗又曰軍兵之一生應役而老除者朝家宜有別
樣加恩之道而旣除之後必使自得代定不然則
雖過百歲終不免徵布至於物故者自官代定自
是定規而爲守令者只憚新括良丁之招怨不念

朽骨應役之可愍苟非其一族自得望納則遷延未充者居多守令猶患良丁之難得彼物故老除者獨何從得良丁自代哉自得代定之弊若不痛革則軍民刻骨之寃終無可解之日自今以後毋論老除物故各項雜頃并令本官簽括代定而闕丁難得亦不可不念凡忠義冒屬校生落講及軍官唱準等冒稱之類方有查出之擧未及定軍之前皆充餘丁姑使之收布以軍額有闕則隨闕代定減下於餘丁案則本官括丁之難亦可以得紓如是定式之後或有仍踵則習者則勿論名數多

寡當該守令並爲罷黜以慰無告之窮民似合事宜但逃亡過十年而有一族者騎步兵定役後更屬有廳者則使之自得代定然後許頉似合於防奸之道

㊉又曰騎步兵非賤役不當以先世有蔭之故許其頉下況有蔭之人無役之前當屬於有廳軍而自爲一生閒遊之計不出口傳及至充定騎步兵之後始稱有蔭圖出口傳之後又稱兩役謀免前役各邑以有廳軍懸頉於都目本曹因其所訴許令頉案者居多京外之官或有知其不可而不許

則援引他例呈訴紛紜自今以後如此之類未得自望代定之前勿許頉下而有廳之役則姑使除番俾無兩役稱寃之弊

(補)十四年咸鏡道御史李萬九啓古今天下以馬兵名者莫強於胡騎自古以步當之者唯李陵荊楚勇士而猶不免為降虜以騎當之者惟有霍去病一人而周詩曰出車彭彭衛青之擊胡以武剛車為左右翼周漢之制胡騎亦不能専用騎兵也況我國騎兵最為無用平原易地何可以敵胡之鐵騎也然馬兵於軍中或為威儀或用進趍所不

可無者則騎不可廢而亦不可專尚也

(補)又曰以制勝方略參考古昔制置之意則昔之所謂番胡其部落多不過數十户小則三四户而常時服從有同編户有時梗化其志亦不在於闢土地爭强弱不過貪得貨財抄掠人畜而已或朝至而夕返夕聚而朝散是以當初沿江設邑且置列鎭此邑有變則彼邑救之彼鎭有變則此鎭救之聲勢相倚有同輔車且就六鎭之中建置行營隨其有變互相應援此六鎭所以設而士皆習戰輕易北敵雖以數百之卒能當千萬之師矣今則

形勢大異於前日後若北邊有變則必非前日抄
掠之比而六鎮邑堡皆在沿邊與彼地僅一衣帶
之水城既不完且在高山壓臨之下決非可守之
地而昇平日久人不知兵地且絶遠王化不及官
吏失法怨惡日深以如此之人心如此之地勢必
無一分可恃之道而使邊樹木葱欝我國偵探不
察彼雖以百萬師犯境必越境到城下然後始覺
如此則智不及謀勇不及施守令邊將不降則但
授首耳所儲軍器粮餉不過爲借齎之資而已言
念及此實爲寒心自輸城由恭山長谷而行百餘

里路有三岐一則茂山嶺也一則車踰嶺也踰茂山而去則抵會寧鍾城穩城慶源等邑而自嶺至會寧之間而亦有六十里長谷踰車踰而去則抵茂山而亦多山谷險阻之處一踰則自慶興達海而南達于輸城非但北路最近僻且險敵之犯境必在慶源穩城之間而舍茂山嶺則實無他路以此觀之茂山嶺即六鎮之咽喉也嶺雖不峻内外數百里長谷足以為守亦可以與車踰嶺互相接應臣意則關防之地無過於此也茂嶺之北古有豊山鎮嶺之南有茂山鎮皆置萬户盖其意設鎮

於嶺阨之城六鎭失守則以爲退保之所而內外接應之計也古人制置之意可謂密矣而茂山鎭中移於車踰之外陞爲僉使復移於江邊而陞爲府使茂山陞府之後豐山又移於惠下茂山之間以爲江邊繼站之地而前所設鎭兩處則皆廢棄不守甚可惜也今若復設兩鎭陞爲僉使固等城池多置兵粮則必爲援急之恃兩鎭田卒旣移於江邊不必更爲移易六鎭各司奴婢雖收若干貢米實無損益於京司古豐山則募入此類許令免賤則不患不得土卒廢茂山則魚遊潤土連等鎭

皆僻在山海之間實無用革此兩鎭移設於此以
爲倚其險阻內外相應相守之地則六鎭中雖有
陷城之處敗亡之卒必有依歸之所兵使亦隨時
量宜或自行營可以退保或自鏡城可以進住遮
遏方來之寇可免長驅之患矣行營亦非城守禦
敵之處亦可移設於古豊山而豊山在嶺下長谷
之中生穀之土不如今之行營行營之民不但有
安土重遷之患猝然移之亦難爲生若先設鎭重
其號完其城積儲聚兵以待之使兵使推移往來
以爲臨亂制變之地則似可矣上曰目見形便如

是陳達不無意見令廟堂商確處

(補)備局啓曰鎭堡沿革之宜茂山嶺爲六鎭之咽喉輿車踰嶺互相接應則維天設險允合關防豈山鎭之在北茂山鎭之在南古人制置意必有在一移再移緣何曲折而坐失天險退處不緊之地果如繡衣所陳則固爲可惜但念關防沿革貴在詳審賈難以一時意見率爾裁處亦令道臣與北兵使巡審形便商確啓聞以爲稟處之地從之

(補)南九萬曰民十六爲下丁十八爲中丁二十爲壯丁唐太宗時封德彝請選中壯爲兵太宗

不許只選壯丁安史變起天下大亂隨處簽軍不問老少而猶選中丁而不及下丁故杜甫以選中丁爲歎乃曰中丁絶短小何以守吾城以此言之雖當戰爭之時簽民之急猶不及下丁也我朝簽丁之法自十五入籍至六十乃除其視唐制不及遠矣仁宗嘗下敎曰十五定軍壯年幾何六十除軍餘年幾何盍將欲二十而定軍五十而除軍而未及變通矣

(補)金壯臣曰歐陽公原獘論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粮不自荷橐而僱

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而戰鬪乎前日
西邊兩用兵而輒敗者此其效也余觀近代將
兵諸臣愛護軍卒若保嬰兒雖其軍門有事屋
人任使坊民雜役一併減除輦下士一時勞役
不過三度習陣而已以此或當大駕展謁陵寢
雖如宣靖陵之近端汗股慄亦有道間顛仆者
蓋以平日安卧其家未嘗勞其筋骨故也又況
三軍門軍兵有犯禁彼捉反作拏閭巷者法司
欲依律科罪則主將多般周旋期於脫出其平
日驕逸如是而脫有緩急可望荷戈疾走冒死

赴敵守盖其愛護非為撫恤意在干譽不思遠
慮壬丙之事可謂龜鑑而弊習已痼矯革無期
可慨
(補)二十二年吏曹判書崔錫鼎劄曰隣族徵布為
今痼弊本由於逃故之難充良丁本自不乏而軍
門增設兵額日廣又有良民避役之淵藪奸猾罔
利之囊橐其勢不得不定兒弱而侵隣族矣今宜
量罷私屬而存者定其額明數諸保而 者汰其
役軍門兵額亦宜量減如此則良丁有裕逃故易
充鄰族免於横侵

(補)二十四年應敎金鎭圭啓曰以前代兵制言之唐有府兵宋有禁軍所謂府兵寓兵於農使於農隙操鍊而分番入衛旣無養兵之費民亦知兵故三代以後莫如府兵之最便而禁軍則竭天下之力以養之糜費不訾而坐食廩料驕惰無用故蘇洵書亦言禁軍驕惰之弊矣是以靖康之亂終不得力於禁軍矣我朝則祖宗朝五衛之規廢壞而壬辰以後輒設新軍門而各有異制法旣不一故其弊多端如訓局之兵則坐費官廩而驕惰無用殆甚於宋之禁軍而荐饑之餘財力空竭勢難支

撑此輩若不厚養則不但緩急得力之難以其驕惰之習或不無意外之慮誠可念也至於兵曹所管之正軍則乃反收布而為經費之需其名實之乖謬甚矣况闕額甚多徵歛於白骨兒弱法制之紊亂如是而何以為國乎今若欲變通則誠宜一番大加更張釐正以清其源矣向者戶布之法近於唐之庸調若能行戶布以為經費而兵制亦為變通略倣唐之府兵則經費庶免空竭而軍制亦可整齊矣第此係大段更張恐難率易議之而即今逃故闕額之弊有不可仍循今雖小變通民可

以少紓怨苦闕額之勢難充補者逋欠之勢難徵捧者若或减省或蠲除則可救目前之弊矣請以此從容博詢廟堂諸臣而處之上曰五營軍門辨難變通而其餘事令廟堂稟處

(補)二十五年領議政柳尚運請京衙門投屬歇役之類搜出以充軍額外方監兵營各營門及州府郡縣許邑大小量事煩簡軍官則先定額數良丁則盡數搜括資補牙兵賜額書院募入以二十名定額未賜額處則不許募入並從之

(補)二十八年右議政申琓疏曰我國民生之莫保

國勢之難支皆由於兵制之失祖宗之舊也惟我
太祖太宗聖武神文勘亂創業罷前朝家兵之制
設置五衛軍制簡略精妙迥出千古而不幸乙卯
倭變之後廢鎮管為制勝方略壬辰後方略廢而
為束伍猶唐之罷府兵而為彍騎之失也即今諸
色軍保大略一百四萬四千餘名而五十餘萬納
布者既無統屬非臨亂招聚之兵而五十萬戰卒
散處各道一邑之中皆有五軍門及監兵水營營
將防營統營十餘上司之軍兵若有還報一時傳
令各邑眩於奉行且非守令常時管束者故雖工

肯習操猶患難聚況當警急若或駭散有何號令
一時徵發乎且禁衛御營等軍散在四鄕絶遠處
兵水使防禦營將所屬軍兵多在於距營門五六
日程千里餽粮已困於道路累日趨程難及於期
會安得不逃散乎當國初五衛鎭管之設也無他
軍門摠一國之軍數均排鎭管專屬五衛宜乎井
井方方而及其改爲制勝而分屬各邑之後大敗
於壬辰之亂其後外改制勝而爲束伍內廢五衛
而鱗設各軍門武號森列廣開募聚之門外方各
營亦開投竄之路軍額漸廣叅亂日甚今欲大變

遒遵故制宜盡罷百餘萬虛簿軍額抄爲數十萬有統精兵團聚則依束伍管領之法專屬則遵鎮管五衛之制內外經費行漢唐口錢之規圻輔四鎮各給附近邑一萬兵松都亦給海西及圻甸傍邑各一萬與四鎮輪衛京城黃忠江中三道監兵防營量其防守險易各給軍多少水軍必以沿海近邑量宜專屬四輔各道軍兵之千把揔哨官必以其地武弁擇定隊將亦各以比隣抄定如執里之制臨急調發如漢虎符之下守宰傳令將官而以隊招聚如今京中聚軍之制而擇定恒産恒心

之民有田園之顧戀恐族屬之患累者使不得逃
散則可以一齊聚會京外武職勿論顯卑自初仕
至閫帥隨其門地履歷才能久勤皆由此將官次
次調用則鄉曲武士無旅食求官之苦大小武臣
習軍旅行伍之事監兵防禦使各以所領之軍精
於砲射習於布陣者各別啓聞輪番之時擇其哨
而送之京中試其砲射觀其陣法而各別擇用如
有超等者將官不次擢用旗隊將亦重賞之一司
之軍皆然則把摠並皆擢用風聲所及遠近聳動
而司哨旗隊各以附近完聚無時私習不但軍兵

精鍊將才可得矣輪衛之軍圻輔萬兵每朔四哨
二十五朔一輪中道萬兵每朔三哨三十五朔一
輪遠道萬兵每朔二哨五十朔一輪道八道戰卒
四十餘萬除南北兵使及東萊江邊龍骨城等處
軍餘三十六萬分排十二朔則一朔軍番之數九
千四百名分屬兩局如漢南北軍之制則輦下軍
卒國朝以來所未有之盛也脫有事變兩輔兵入
屬京城則番軍并當為三萬兵也相機出戰京中
壯男九萬名惟士夫吏胥參半其餘四萬五千足
以守堞外道之將各定死戰之地中三道之將又

定死守之險圻甸四輔隨賊所至守禦使則犂楊
廣之軍以南漢爲信地摠戎使則犂水原之兵以
禿山爲信地或接應勤王之師或捍禦要害之處
則竊恐內守之道不外於此矣

(補)又曰砲手陞戶之害甚於唐時長征之弊長征
之卒不過一身長立之苦陞戶之害遝鄕農民全
家上京仰哺於九斗之料其勢誠難易致逃散放
砲錐捷非速中之法排陣錐習非沙場則不能習
懶於京市之中能耐飢寒百不及於鄕軍然積年
鍊養一朝革罷則亦可惜且有怨恣今若揀汰老

弱有闕勿補漸至減少禁軍馬兵亦漸減省以充
輪衛軍兵未滿萬之數則其數不過五六百名可
以極抄精銳單身立番九千之料亦自有餘裕萬
兵給料雖似難繼除今四軍門料米番布則不患
不足馬軍在鄉者數年之間一朔工番則養馬使
易農兵不分之諸軍利害懸殊今若能為大變通
盡復古制則御營禁衛軍散在諸道者與所向及
中道近邑諸保人宜放數搜定以便調發且其户
保全屬各邑一遵五衛之法如海州盡定禁衛軍
則諸軍保無一相雜如尚州盡定砲保則並除他

軍保而京外軍保所納之布錢多者減之少者加之並皆均一無有輕重則豈有如今日之紊亂

(補)又曰每邑勿論良賤精擇丁壯取才定軍如兵典之制千户之邑抄得一二哨每年京中及各道營門輪回立番優給衣資廩料平居又除烟户雜役向日之侵及隣族而流離者今得安居向日之鞭朴徵布者及蒙衣食之惠苟非木石豈不知感乎制兵之要莫善於務精千户之邑雖得一二哨通計一國男壯二百餘萬抄得四十萬則五抄一名以工古三抄一焉尤加精焉可謂一當百之精

兵此一哨之兵可敵今日虛簿所録百餘哨之兵

其得失何如哉

㊕三十年左議政李世白箚啓臣於良役變通未

及知其詳今聞御營軍將減者爲一萬一千臣竊

以爲此軍則不可輕減也我國所謂戰兵雖有束

伍實非可恃國家以經費三分之二專養都監軍

而數至千數難用於出戰惟御營禁衛兩軍之制

最善平時則分番入衛臨亂則徵集出戰其數合

爲三四萬若得良將何敵不可禦也國內可用精

兵只此而今爲目前之急減其過萬之數實爲非

計其中剩額冗雜之類减之亦可以至於精鍊已
成之兵決不可减矣吏曹判書李濡曰軍門闕額
甚多良丁難得侵及白骨隣族其弊已甚故自上
軫念此事特令變通至於罷禁營而無難雖因事
多掣肘而還寢今此兩軍門之定制視諸各軍門
則有間矣所謂一營亦不過若减其猥雜之數且
以其所餘移定逃故之代則白骨隣族之弊庶可
從此而少紓故也李世白曰先正臣李珥在壬辰
前欲養兵十萬而柳成龍諸人以爲不然及至壬
辰成龍始有李文成眞聖人之語今日事勢雖難

增養新兵已養之兵則豈所可減乎積年團束一
朝罷之萬一有用兵時而兵少不足用則悔之何
及白骨徵布之弊臣豈不知此軍外可減者尚多
宜從其不緊者先減之猶不得則更議此軍可矣
今不減他役先減戰兵臣竊爲深慮也李濡曰各
軍門軍額無一定之制隨得隨添以致其弊漸滋
故欲爲定制而非專出於減額也一軍則似少而
稍加其數作爲一營五部之制正軍雜色並㕘至
二萬則亦不爲不多也領議政申琓曰所謂禁衛
御營兩軍門減除之數雖曰萬餘名多是軍保相

雜者豈皆戰卒而又是逃故居半不至過多矣今若還置於當充逃故之數隣族侵徵之弊猶夫前日矣李世白曰古語曰有備無患若有備而無患則固幸矣萬一有患而無備則其將奈何都監養兵之弊言之已久而難於卒革至於禁御兩軍臣竊以為緩急終必得力不宜輕減其中逃故之類雖姑置之現存之兵則減之可惜一軍一營之制臣姑未詳而今日國勢戰兵則雖少難減良丁難得之弊專由於民役不均即今救弊之策莫先於講究均役之道矣李濡曰四萬之兵固已不少而

保人并許則殆至二十萬生民疾苦盖出於此矣
以畿内大將只有萬餘兵今此两軍門所屬至於
二十萬而又不可減則無處着手實無變通之路
矣上曰大臣縷縷所達非不顧民弊也實出於為
國深慮從容相議為之可也
(補)以軍丁逃亡之代一自五年為限之後頑吏奸
民輩幸其减年相與符同以存為逃圖出公文要
待其五年之限故避役之弊日益滋甚依前以十
年為限事定奪
(補)吏曹判書李濡達啓賣爵募粟出於荒歲萬不

得已之舉而在前則受帖者只開其身元無軍役免除之事矣丙辰年間因湖西監賑御史啓達始粉勿侵軍役之例當此良丁難得之日不過納數石之米而得免軍役則實非國家軫念白骨隣族之弊自今一依舊例良人之受通政帖者勿使免軍役宜當從之

(補)三十四年領議政崔錫鼎劄曰我國之民田役輕而身役重一人之身當綿布二疋之役又納人情一疋謂之後木其役實爲苦重且良民及無蔭之人一入軍保身名賤汚婚娶以之不售人皆百

詐謀避如詭死地以故或有逃故搜括充定之際邑里騷然閑丁難得則於是乎以各面村民定為俾頭使之望納而若顯然指名書納則使成仇怨故使之蜜封投器如漢時酷吏銗筩之規所謂俾頭既畏官令之嚴良民自有藏身之所不得不冒侵有役之民揑訴有矯之人被其侵訴者投狀紛紜一易再易至於數月而不止搜括之弊也應役良丁率多飢寒之輩不堪身役之苦重或絕跡遠去或撤家少避情狀難以的知故朝家定以十年之限使之督現十年不現然後始為真逃方許代

定未滿十年之前皆侵徵於一族如無一族則侵徵於隣里隣族如或不勝誅求而逃避則移徵於隣之隣族之族至於良役之物故者其家告状捉致三切隣捧招得實然後徵捧作紙燕捧五六匹之布十數兩之錢蓋為報知兵營及上司文簿路費而且責官得代定之債而然也貧民既治其喪葬家力已屈許多作紙等物何由辦出遷延未納至於數年則未書故案之前不得不徵捧於故者之孤寡此所謂白骨徵布其家貧不能納則亦侵於隣族此則隣族之弊也良民既應自己之役又

被侵於一族之役或一家內三四父子應役者有
之或一身疊應數三族役者有之終歲作農而盡
歸於供賦竟夜織布而悉入於應役耕夫復不得
飽糸女身不得着其困窮愁怨之狀不可勝言經
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天命之去就豈在於人心
之向背而民生之困窮愁怨如此則國家危亡之
患可立而待嗚呼可不懼哉為今計者莫先於祛
其隣族之弊又當先除逃者限年之法且改故者
成案之規逃者統首告于面任即告于官家勿問
真逃詐逃隨即補充故者面任即告于官家即招

切隣捧招趂即充定而革去蠹封搜括之法勿徵
債物於故者之家凡逃與故皆令統內充補代定
統內如無閒丁則以隣統充定隣統如無則令里
內充定盖村閭隣近之間逃故之真僞自相諳悉
詐僞者無所容其奸隨闕填充則無歲末紛沓之
弊統內代定則無闔境騷擾之弊不徵債物即出
故案則無白骨徵布之弊又必申明戶籍去來之
法則逃者雖移去於此將發現於彼可祛還徙靡
定之弊且逃故之類勿爲先報於上司不多日代
定之後并其新定者報知於上司則無遷延時日

侵徵隣族之弊逃故者只令報于主管各司勿令
經由於兵營及兵曹諸處兵曹所屬之軍兵只報
於兵營兵曹所屬之騎步兵只報於兵曹唱準奉
足則只報於校書館司僕諸員則只報於司僕寺
各軍門正軍及保人只報於各其衙門諸工司良
役皆倣此爲之則各邑色吏無諸處納債之弊宜
不簡約而易行也哉或曰閒丁既甚難得徵族已
成規例遠族及姻親雖不可侵徵至於兄弟叔侄
係是至親一人之力分徵於各人有何不可此言
似矣而有不然者凡人之族未能一定或有遠族

而無一近族者或有近族而多少不適者假令迯故之類有兄弟叔侄強近之親其各人等絶無無役之民皆有身役其自身之役尚難於備納他人之役雖尺布一金何可並徵而不恤乎况所謂一族只有兄弟中一人則一人勢將專當或元無近族則無處可徵外方官吏將以疎族及姻家指為近族勒徵而充數此決不可行也既革隣族之謬規又必嚴立科條罪其守令而如是立法之後或有犯禁侵徵者申飭各其道臣隨聞請罪又令御史另加廉察隨現啓聞依定式勘罪勿復撓改則

積獘可以除去而蒼生得以蘇息矣

(補)三十六年江華留守閔鎭遠狀啓各邑束伍軍雖無闕額而無非疲殘乞児朝充暮逃日事簽括而終難整頓蓋勿論良賤有根着壯實者皆入保人之役故束伍軍則不得已以流丐還徙之類充定其勢自然如此水原時各軍門保人皆無束伍之役他邑何獨不然自今以後各邑束伍軍雖保人皆令兼役俾成軍伍貌樣恐合於簡兵之政

(補)又私議曰我國騎步兵等諸役納布之法實倣前代番休迭工之規而騎步兵等諸役不用

於戰陣只為闕內及諸司之使喚鄕曲愚蠢之
氓不合於京司之使喚故兵曹定其工崙及納
布之數而工崙者少納布者多一人除崙之布
至於二疋貧民之難辦其勢固然而祖宗朝則
良民皆入此役以騎步兵登科致位榮顯者亦
多有之人不以軍役為賤矣紀綱漸壞人不安
分以軍役為至賤而視如死地平民之稍有産
業者無不百計行賂圖入於校生軍官之役故
軍額有缺則閑丁難得未免以無依乞丐之類
苟然充定以致朝充暮逃闕額夥然加以身故

實無以充其代而諸司徵布之令急於星火守令無他徵布之處不得已責之隣族隣族不能堪而逃移則又侵隣族之隣族以此所在村閭蕭條囂然無樂生之心

(補)領相李畬與兵判閔鎮厚書曰竊訐海賊不過爲沿邊竊發之劫盜也其所以禦之不在多兵在於應猝南相所獻議以馬兵擊之者策固善矣然我國馬兵非所長也恐難急辨雖有之何可常令待變也且馬兵須待下陸交戰之後可用若欲遮遏於未下陸之前則馬不如步在僕迂見則但就

沿海各邑各鎮不論兵民有役無役簡其壯丁各從村里所近或半哨或一哨團結約束分定信地必令應聲即集射者給弓矢砲者給銃丸頻加試閱擇定頭領與以旗鼓俾行號令而統於其邑其鎮觀賊多少推移應援增置瞭望或添烽或置砲使賊至即報及其未泊各守信地布列以待則賊既不能以大船近陸遞乘小船方可泊岸而船中賊雖衆勢不能一時齊下其居前列者以矢丸迸之則賊何能容易下船此與平地對壘衝突之賊制之似易

(補)三十七年韓城君李基夏議曰凡有敵兵處處城守故敵不能深入處處清野故敵不能久留盖有邑兵故也壬辰之亂如光州之權慄晋州之金時敏得以自效是也一自鎮管法罷諸道之兵皆歸於三軍門為都下之兵獨有城丁束伍屬於外方而亦為兵使之所統列邑守令為無軍之將矣數千里封疆蕩然空虛曾無藩籬之蔽三代以來安有如此軍制乎今欲善處莫若先復鎮管之制而此係大段變通有難倉卒為也始思目前救弊之策則令各邑團束各樣軍保各邑納布之類及

邑中閒遊之人不許良賤出身曾經官職與否並加名號綴之以隊伍之法習之以戰陣之技平居則散之村畝臨急則與之守城或相機出戰或赴難勤王而邑之有城其勢亦難必須合併四五邑略加鎭管之制使相統率擇其中形便處預籌城子以爲與民共守之地處處如此要使形勢相望輔車相依則敵兵前有迎擊之慮後有追躡之懼必不如丙子之長驅矣蓋守令不離其地然後國家亦可責其調兵給饋等事矣

(補)四十年判中樞李頤命良役議曰壬戌查出逃

故児弱減削三軍門作隊以補其代己卯以後備
局再三查正冒濫良丁乙酉釐正廳改定五軍門
兵制多得餘軍癸巳罷右水站水夫乙未罷鷹師
軍前後所減罷分派外邑裨補闕額者許不下六
七萬人其後又令搜括各邑募爲良丁又須行厘
定之式數十年来朝家之盡心此事靡不用極而
實效不見民間之𣪍呆愈往愈甚此其故宜但飢
疫之相仍而然也所補者力盡則又逃其害遍及
於隣族恰似風中掃葉随掃随集雖歲歲查良丁
減軍額只當如此而已又宜可繼之道乎如是架

漏苟可以粗安於一時獨使良民平居淚血而資
軍國臨亂捨命而衛社稷一國過半之人則安坐
而過一生此則天下萬古之所未聞也三代之民
什一之外無他征猶有車乘牛馬出於田賦者即
所謂兵寓於農也籌民之法起自秦漢庸調之制
定於隋唐一自兵民之分海內萬國未有不賦民
而能養兵者今若以漢唐之法非三代之制謂不
可用則未知良民之獨困乃三代之政乎聖上嘗
臨筵下教曰事難得十分完好者如有七八分好
三四分雖未盡善予當斷然從之然戶布儒布其

論已久如丁布口錢遊户布田結布之議近亦多矣顧此四五策中或豈無一事可為七八分好者耶廟堂之上特無勇往直前以身擔當者至今無所講究矣臣願就其中害多者捨之利多者取之既定之後勿撓於浮議幸甚

崔錫鼎曰凡鎮管之法守令各捴其軍如漢時郡國之兵隷於主鎮大牧敵入其境則官吏率衆而禦之嬰城而守之令則不然執戈赴戰之卒只是束伍而别設營將以統之隷于兵使是以守令有同僉鎮管之名而無其實脫有邊警

無一親兵不過望風奔潰而已壬丙之事今可為鑑臣意以御制大牧為主將所管各邑為屬將使之各率其兵罷營將而置中軍廩給視營將減半如是則外方軍制自有管轄可為緩急之用或曰軍旅非武將則不可臣以為苟得人則平日愛養之效臨急得力豈必文吏讓於武人哉中軍另擇名武則庶有用武之實又宜除出三南六七雄府以為武窠俾作節度階梯則有勝於營將之客官矣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三十四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三十五

校正

兵考十二

(補)總論軍制二

(補)英宗二年金祖澤逵啓朝家之最難處者良役而良丁之難得實由於色目之浩多或止接於恃鄉品之籬下或假托於牧子或冒入於院宇及各廳保奴或圖屬校案或冒屬軍官或有驛保案外亦將完文憑籍免役者或避入各島之無官長處任自閒遊此等奸弊人無不知而爲守令者以

侵徵隣族視若例規搜括閒丁恐招怨謗舉懷身

謀徒事姑息此已寒心而尤有駭然者臣曾於嶺

南謫行時見十歲兒削髮緇冠者家家有之恠而

問之則曰畏避軍役又問旣爲僧則何不上寺云

爾則曰只爲避役不必往寺云矣及按本道春秋

巡歷時所見亦如此於斯可知軍役之苦重而良

丁之難得矣臣誠迂踈濶於事務而不無愚見敢

此仰達僧人之使受度牒先輩已多言之而終不

得行之先輩豈無所見而然臣意則以爲使僧徒

皆受度牒而收作木一疋則亦可代逃故之徵納

且為今甲雖削髮無度牒者直充軍役則一以防
為僧避役之弊一以紓隣族侵徵之患矣工曰僧
徒度牒事其議固已久矣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孰
肯剪去其髮只為身役之圖免以至於剃髮為僧
情亦慽矣而又從而収作木給度牒則是豈非尤
為矜憐處乎為守令若能體國奉職則可使民生
得衰身役之偏重而此等弊亦可以自無矣自廟
堂各別申飭於道臣使之無擾於簽丁之時可也
(補)二年嶺南安撫使朴師洙遂啓咸陽處於智異
山下且當八良峙要路令畱雲峰兵守嶺路故賊

不得入湖南日後萬一有湖寇則踰嶺南之路非
咸莫可地勢極爲險但民尚武力甚是要害之處
至於安陰則無人不從賊雖不能一一盡誅不可
不痛加懲礪而民情之所悉苦莫甚於革邑臣謂
革罷安陰分屬於咸陽居昌兩邑俱陞府使咸陽
則做星州善山鎭例設置節鎭以晉州所屬居昌
等數邑軍屬之專力防守八良之路則異日似爲
得力下詢廟堂而處之如何上曰所達不無意
而革邑設鎭不可猝定令廟堂商確處之可也
(補)六年都承旨朴文秀筵啓各邑納布軍各様雜

頉不於歲末都磨勘而老除外雜頉則自各邑雖一名即為代定報兵營自兵營即送監營自監營即送各司若有違格則即為發關監營使之厘正然後民無納賂之患吏無受錢之弊官家亦無雜頉未及代定之事軍士欲頉其役則聞必以十七两錢為情債然後頉下云雖以凶年言之若以穀物貿十七两錢則必損七八石穀然後可以備此數如此之故寧每年備給一族身布一時誠難辨得七八石穀末果云今後則各邑軍額代定勿待歲末監營這這工送各軍門各該司軫即磨勘好

矣領議政洪致中曰此法爲慮情債之弊而終非
舊制也大抵軍案事體重大每歲之末兵營總一
道逃老故代定之數定將吏磨勘於京各司各軍
門者乃所以重軍制也若自監營因使付送於京
司則情債之路雖絶苟簡則甚矣若値倉卒之時
雖有奸僞之事旣無主管之人則何以檢飭乎在
議政趙文命曰軍案事重自監營磨勘非但事例
之無前頓樑之權旣歸監營則監營營吏宜皆淸
廉勝於京司書吏乎恐非永久施行之法也
(補)七年兵曹判書金在魯還啓兵曹所管水陸正

軍代定之規當其作闕時該邑即為成給立案與其代定成冊上送本曹考還而及至歲末都合一年內充定數以報于兵水營自兵水營修啓本上聞乃是流來事目而磨勘時公文考檢亦是古法蓋欲防其僞除僞頉所以重其法

(補)十年上御崇政門行朝叅召五部父老詢問民弊有以京騎兵之弊為言者上以問京兆之臣左尹李普赫對曰京騎兵之名始為國初戶額為一千而保人為三千其戶在京其保在鄉蓋無論戶保並収布二疋以備京中諸處役軍雇價自設各

軍門以來良丁無以塡補侵督充定之際都民自
爾騷擾也上曰王者爲民宜可闇其弊而不之恤
乎京騎兵名目自今革罷並令備局變通區處
(補)全羅監司趙顯命疏曰我國人物名色甚繁其
中以良民稱者甚不多而追設之軍門既多不緊
之兵額日滋以不多之良民充日滋之兵額其勢
固已難矣且夫良役二疋本非苦重行之百年民
未始以爲病也自私募之門廣而一疋之役出則
一疋與二疋輕重苦歇懸殊故民始知所 避智
者用其詐富者用其資相率而入其中而良民日

益縮矣於是老弱貪殘運同見充而逃故雖頃不以時代定此隣族白骨之徵所以生也匹夫匹婦晝耕夜織艱以應己役而東西隣比之責內外族親之督又紛然四面而至民安得不窮且逃也昔之逃者貧今之逃者富富而且逃況其貧者乎於是民之視二疋良役如蛇虎詰其實則非以二疋為苦也所苦者乃其二疋非加徵數倍者而議者不察以為一疋可減也不亦踈乎救此之術無他革罷追設之軍門減損不緊之兵額別塞京外投入之淵藪復度僧之法申漏籍之禁則良丁足而

隣族之徵不行也

(補)十八年查正堂工徐宗玉奏曰忠義衛皆是勳臣嫡長曾在肅廟朝收議于廷臣儒賢與大王孫一體定為九代其後又改以五代將何適從乎上問于大臣領議政金在魯以為宜從近規上曰令日諸臣之裔後来安知不免軍役乎事宜從厚勳臣後裔依先朝下教定以九代

(補)二十年右議政趙顯命劄進查正冊子曰大隣族之侵出於闕額之未充闕額之未充出於良丁之不足良丁之不足出於投入之多門而所謂投

入之門即京外營衙門私募之屬是也以言乎京
則訓局軍制何等嚴正而砲保剩額殆近百數其
他可知也以言乎外則臣曾按嶺藩啓聞定額才
過十年冒濫者過數千其他亦可知民之生有限
而日夜滲漏於無底之壑如此雖欲盡充闕額以
鮮隣族之寃何可得也此今日查正之擧所由作
也京工司各衙門額外見汰者為一萬六百餘名
六道監兵統水鎮營額外見汰者為一萬五千五
百餘名合為三萬六千餘名此則別單所載之數
也此外各邑校院生官軍官額外及帖駁名色只

令道臣量宜刋汰則要亦不下二三萬名合而計之則當得六七萬良丁以此充定闕額則六七萬隣族之寃可以一朝頓洗其為目前之利已不可勝言而自各邑言之則良額見減之數多或至於百餘名而投入之門既塞搜括之路稍廣其為日後無窮之利為當如何哉

㊕二十一年領議政金在魯所啓審理使以各邑所在山尺事仰陳矣近來外方東伍無可言而緩急所恃惟在山行砲手列邑所在者雖似零星而通計一道其數亦不少今以列邑山尺之八錄於

查正成冊者勿爲罷定良役分付道臣使之収捧
小名成冊事仰請而有稟處之命矣臣亦嘗知山
尺之可得力於緩急不當入於罷定中矣兵曹判
書金若魯曰又出山尺名色則軍額當增加當良
役病國之日軍額無所减而反有㧛加宜不重難
乎且前頭只爲各邑收布之資而無實效如除者
軍官而已終必有巨獘不可不深慮矣上曰山尺
果愈於束伍耶右副承旨趙榮國曰間多有力扼
虎而不畏者此皆一等精兵矣左議政宋寅明曰
其宅奎別單亦以罷定馬軍團束山尺仰請矣榮

國曰臣只請監營之收捧成冊者亦慮前頭之有

弊故耳兵判雖以增加爲慮而若以今番查正成

冊之中所入錄者爲定額數而收捧成冊使之無

過此數則各邑豈敢擅自增加乎在魯曰此後山

尺若視爲避役之淵藪無實藝而冒入其數漸加

則其弊亦誠如兵判之慮矣宜以卽今見在於查

正冊者定其額數略爲成案團束勿令漸至增加

宜矣

(補)持平任珣上疏曰臣聞上古井田之法壞而丘

賦卒乘之制隨而亡匿自是之後漢有踐更南北

軍唐有府兵而我朝五衛之法實倣府兵而刱行者也法久不能無弊且自壬丙亂後　所達是矣依此爲之

(補)二十二年傳曰今番暗行　中唐程名振襲鄴闓婦人乳有湩者九十餘人皆縱遣之心以爲是講章後聞御史陳達外方有孕婦成冊之事云乃令初聞噫名振不過唐將而縱遣婦人乳湩者爲人君方惻然其黃口簽丁而豈料吾民腹中之兒陰陽莫辨而遽登於軍丁成冊乎此非徒不可使聞於他國聞來不覺惻傷于心噫念其黃口猶

惻其被丁者之莫能知覺也彼腹中之兒尚在胎
中不及見於世而致錄於成冊中是豈王政之所
忍其爲守令而犯之者奚間於作俑者乎令備局
嚴飭諸道令前有成冊令道臣即取文周今後所
犯者隨現狀聞繩以重律當該里任亦爲嚴刑遠
配斷不饒貸之意定式施行
(補)二十四年左議政趙顯命筵啓臣聞外方之民
以查正之擧咸欣欣向蘇而第黃口白骨應減之
類以情債之難備反有不願代塡云其意絶可矜
愍蓋本邑監色有情債而後磨勘於監兵水營監

兵水營又有情債而後磨勘於京工司故節次徵
歛害及軍民此不可無變通之道臣與有司堂上
洪象漢相議則以為吏胥輩對面磨勘故有此弊
端此後則本邑及兵水營京外磨勘時勿送監色
而秖以文移往復則可無情債之弊云以此永為
定式何如工曰依為之兵曹參判洪象漢曰逃亡
限滿無一族者及明白物故之類即即自官代定
續報于各營門依例歲末或修啓或報京司則可
無還就來即頃下之弊以此定式何如從之
(補) 持平李壽鳳工書壯武精抄之六朔操鍊者法

意甚重而踈惰怠慢便成流弊有期而太半不會不會而尋常無罪會者只按簿點名未嘗一放矢一放砲而罷如是而熟有私自鍊習之人哉自廟堂申飭道臣勿使一任其踈慢宜矣海西則騎士一弊興怨如火所指圖免者已種種而免置廷廷之輩亦將斷弧而思隱或云入京則輒逢叱捽可究列伍則士庶無別可究而皆非切己之言也其切己之怨則資裝一事一年資裝而瓶罌告罄二年資裝而賣田賣宅三年資裝而擧族欲散雖有決科之路進身之階而人不願入者也

(補)三十年金尚魯時左議政所達八路守令本無手下親兵吏奴作隊之法自戊申亂後成節目而始行之可謂善成法矣外方狃於昇平習於姑息殆不知吏奴作隊之為何制故如軍裝器械及鍊習等事置之相忘全不留意事關軍制誠極寒心令道臣嚴飭守令依當初頒下節目親行私操而雖有故一月一次毋得廢却且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使監兵營為各邑倡則各邑之慢忽豈至此乎諸營一體舉行之意分付各道何如領議政李天輔曰吏奴作隊誠是好法雖以近來賊患言之外方

竊發之患漸益熾盛大村大刹亦被刼掠所聞甚驚愕安知前頭不犯邑府乎吏奴作隊之法另加修擧則常時有防備之道臨亂有緩急之用各别申飭好矣從之

(補)李瀷曰若使鄉兵略倣伍兩卒旅之制各就里中逐戶編行擇其才力者為長為帥蠲其庸調雜役使之限年準備兵器其雜辦者官授之以農隙相率肄技秋而閱武厚賞其才能拔類者賤隷則官出價免為良丁良丁陞為隊長哨長隊長哨長亦方使升位而施賞如例則兵練

而事濟矣小司徒之職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
惟田與追胥竭作追胥追寇賊也竭作盡行也
其防盜之密如此又別立制其有打劫寇賊能
用智詐兵器擒獲攘逐者或官或財皆有定式
惟民之願欲則可使鄉閭恬靜而武備蔚興矣
(補)又曰大約訓局馬步兵五千二百餘而馬兵
七百十四名除西北二道合六道砲保餉保合
四萬四千名也御營標下軍別破陣合一千八
百餘鄉正軍一萬六千七百餘而六道米布保
四萬九千餘禁營標下馬兵七百二十六鄉正

軍一萬六千三百餘保亦一萬六千三百餘保

者納米與布爲軍需者也古者養兵責之田賦

未聞更有納米而爲餉者也其長從之待哨亦

似宜然禁御之番休亦各有保何也無已則寧

不若盡驅爲兵迭爲其保則國無所失民亦不

惡而軍額頓增耳以兵餉兵立制之失也苟一

以田賦充其衣粮宜有不足之理善變者以漸

不驟專以損工爲意庶幾得之

(補)又曰今之束伍高麗之奴隸軍也高麗又有

三別抄後三別抄叛金方慶引元兵三年始平

又有兩班別抄意者寒士之無蔭不文者充額如越之君子軍也高宗十九年蒙兵至忠州議城守副使于宗柱與兩班別抄判官庾洪翼與奴隷軍及雜類別抄及寇至宗柱洪翼與兩班別抄皆棄城走惟奴隷雜類合力擊逐之軍定謀殺奴隷軍奴隷軍覺之作亂撫諭僅定意者賤人善力作而畏死之心較輕爲士者善詐護而悅生之心常重故危難得力在此不在彼也今之束伍如撫養有術他日可恃莫此若也顧待之不以人理任事私門百端役使縱其酷虐

官從而助其威勢何其謬哉

(補)附軍資糧餉

(補)新羅炤智王三年王巡比列城賜軍士征袍

(補)高麗靖宗二年制曰諸衛軍人家貧而名田不足者頗衆見今邊境征戍未息不可不恤其令戶部各分公田加給

(補)十年以禮成江兵船一百八十艘漕轉軍資以實西北界州鎭倉廩

(補)文宗十八年以緜袍袴毛冠各一千分賜西北面戍邊軍士貧乏者

(補)二十七年西北路兵馬使奏長城外墾田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四頃請待秋收穫以資軍儲制曰可

(補)王又嘗命有司造冬衣賜東北面戍卒

(補)宣宗九年設征袍都監掌軍士衣服冬月命都監以乾明庫布千餘疋制衣袴分賜戍邊士卒

(補)八年西北面兵馬使柳洪請造兵車藏之龜州以備不虞從之

(補)元宗十三年命百官出戰馬料有差

(補)十四年元命收別庫田租以充軍粮

(補)十五年元遣汝能孚思賞絹三萬三千一百五十

四疋來貿軍粮即置官絹都監分給京外人民以市之每絹一疋直米十五斗

(補)忠烈王四年令西海道轉米給洪茶丘軍又令百官出蒭豆餇忻都茶丘軍

(補)八年本國人康瞷叛附于元告元主請令高麗備兵粮二十萬石元主許之又杆城人宋蕃告于元曰高麗東西界歸於朝廷其田尚為國人所有計其畝可得四萬石請充軍粮中書省遣人徵之王召問宰樞對曰前者康瞷請賦二十萬石家抽户歛僅得四分之一若增四萬何以辦之王遣趙仁規請減軍粮

元主曰誠若不能量力為之可也

(補)九年令諸王百官及工業奴隷僧徒出軍粮有差

○遣使諸道備兵粮造軍器修戰艦

(補)十五年元遣使來索軍粮王令羣臣出米有差以帝將親征徵諸道兵又令諸王時散百官出綿布有差以給北征軍

(補)十六年令諸王宰樞承旨班主各出米七碩坊里庶人出米有差以充東界防戍軍粮

(補)恭愍王十年監察大夫金續命等上書曰古者選軍給之土田故兵皆足食不憚征役近豪勢兼并曾

無一 徵發之際率皆解體況望敵懾乎議復選軍給田之法

(補)二十二年以崔瑩為六道都巡察使黜陟將帥守令籍軍户造戰艦令七十以上以補軍需民多亡命怨咨大興

(補)辛禑二年令中外官及吏民奴婢出穀有差以備軍食詳見法令

令各道無論品官吏僧及私賤廣擇其便於弓馬者悉備兵器及衣糗以待警急詳見法令

(補)三年崔瑩奏罷江華喬桐二邑私田以充軍食詳見

(補)點五部丁壯為兵許屋十間出一丁九間以下出資粮器仗以給軍卒

(補)十三年命收私田半租以備軍餉

(補)麗季軍粮不足權借州郡米粐鎖匙下送其不從國令人負軍粮送處分開閉以時在數並没入

(補)本朝世祖四年賜備急藥于北邊戍禦將士命節制使令醫隨症治療

(補)十二年李施愛之亂赴征軍士不能自恃軍資掠行人馬牛以之負載而行云

(補)成宗三年十二月諭永安北道節度使魚有沼南道節度使李經平安節度使辛鑄等曰窮陰風勁念絕域勤勞特賜貂裘貂帽於候墩臺之軍蒙犯霜雪今送毛衣防衣氈笠氈帽煖耳帽鄉其分授之

宣祖十六年時有尼湯介之難李珥上疏陳時事其略曰募庶孼及公私賤有武才者使自備餱粮入防南北道應募者衆則兵曹試才遣之庶孼則許通仕賤隷則得爲良私賤則必本主呈單然後乃從願給代如無武才者則納粟于邊以遠近定其多寡之數許通從良亦如武士則兵食稍可以禦備矣昔者李

施愛之亂賤人輸運軍器者皆從良庶孽從軍者許赴科此是權時已行之規也又曰兵曹軍士闕番贖布積置櫻庫官負視如私藏而司贍寺所儲布輸邊者將盡請用贖布助輸又以軍資監布充戰士衣減百官祿俸以給戍兵妻孥之粮工並從之

(補)舊例兵曹點閱工番軍額或許贖布其數不貲而諸官分為私用已成規例李珥為兵曹判書議於同僚輸為戍卒衣資

(補)趙憲東還封事曰東方士俗責辦飲食之弊無處不有而軍卒為甚新屬者有新來例幾備數年

上番者有知而鄉味等例不知其數不待列將之
徵虐而為其脾頭掌務之所侵貰者倍於粮数為
色吏旅師者例給入情布數延赴邊之軍雖持十
五疋而終猶不足賣衣貿粮若以所貫備其軍裝
馬匹則官雖不給而不患不足矣外邑軍弊尤甚
於此此皆中原所無之事而邊師因聞知巡撫不
以禁必須先革此弊然後軍憂少紓而可以致力
於軍裝矣南道箭竹之所以船運驛轉于兩界者
必為北軍之造箭而設而累補軍器之矢其餘雖
多徒積于營中劇為笠子以應關節而在防軍士

則了無一箭之所及假難人人均給而巡行之時試其遠射能者賞以一束次者半之則庶乎激勵之有方矣營鎭奴婢或有甚多處可以供薪水應廝役亦可以分軍官之馬直以私防其役而徵衣服之資必以軍士充其薪水廚廐之役其苦難堪故倍價雇人以代之其不代立者則或結鬉笠或結魚網奚暇操弓矢哉必使軍士不代奴婢之役然後可以專力於射御矣

(補)壬辰倭寇時巡邊使李鎰南下令時任在職者各出戰馬以助征時獻議者以為倭以鳥銃為長

抜不可當也須鎔片鐵作滿身鐵甲可以禦凡朝

議善之備局令軍器寺同夜打造滿身鐵甲先成

數領而非但重不可勝任不能屈伸而罷當時廟

謨類是

(補)天兵初復平壤進駐坡州以馬料乏絶提督欲

罪體察使柳成龍以之軍興之律體察使同知所

措接伴從事官李貴自薦曰若用愚計馬太千餘

石運芻夫馬數百不難得矣成龍召問其策貴對

曰須者李鎰所率伊川平康安峡兎山等邑官軍

聞急報一時潰散若欲盡行軍律則不可勝誅輕

宥則軍令不行令若出令步軍一名運太五斗準役十日持牛馬運太一石者準役五日並赦其罪太則以峽邑倉儲發運而先運私太者以官太準給剋日定限毋得失期則人皆樂赴而軍法亦行矣成龍具由狀啓遣貴督其事牛馬三百頭軍人六百名及期運太七百石于開城府軍興賴而不乏

(補)李睟光曰我國無金錢寶貝天下之貧國也夫軍賞不踰時將帥出征空手而往戰馘之賞無以應之不過列名上請朝廷而所謂論賞者

只是加設職禁軍免賤限年免役復戶而已噫
官爵有限實非可繼免賤滋多正軍日縮況一
張告身未免虛套以致羣情懈怠而激勸無方
殊非細慮古人曰重賞之下必有死士今乃欲
以空名為重賞虛患得死士不亦難乎

(補)癸亥反正初舍人沈光世疏曰粮餉一事尤為
無形古人有言曰國無三年之蓄非國也況今與
敵對壘師徒歲起而無數月之食者乎臣來視本
道該曹會錄徒擁虛簿試以寧邊一府言之元數
九千餘石而所捧纔六百石以价川一郡言之該

運八百餘石而所存未滿十石目今民窮財竭家無斗粟何從而辦此哉此皆由往時守令邊帥恣行偷竊罔有紀極之所致也可不痛哉臣觀道內寧邊定州宣川江界皆是巨邑物力雄富而尤甚板蕩不可收拾者良由韓正國許廷式韓瀾安玏四人爲其守宰剝膚椎髓專事肥己以致一境流亡官庫蕩竭至使士兵賣子女貿蔘以應誅求尚保職名不被刑章其何以慰恱西民懲艾舊習乎

(補)仁祖五年九月命以襦衣五百領落幅紙四百張下送西邊軍卒歲以爲常

(補)十七年命以綿布四千疋綿花一千五百斤分送於咸鏡南北道令節度使給其軍卒以備寒衣

(補)李景奭劄子曰北人以麻爲農作此物亦大無木花及木綿雖已入送且取該曹所藏落帽及他可用休紙無回狀啓等紙無論大小厚薄一倂入送令監兵使察武士軍卒之尤寒者而給之毋得專錄於眼前之所見則幸矣

二十三年出太僕木花一千五百斤去核送于北道分給戍卒之尤甚呼寒者

(補)柳馨遠曰今軍士有行例自本邑運粮丙子

之亂湖南軍赴難沿路公州天安水原等倉穀
甚多亦令湖南各邑運粮每患之絶民力先竭

(補)孝宗元年使為僧者納米三石上自公卿下至庶
孽之無役者皆出布一疋以為養兵之資

(補)顯宗四年李敏廸劄曰兵者國之大蠹也古語
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方今轂下宿兵不下萬人
十日之費即十萬人一日之費也百日之費即百
萬人一日之費也以區區稅入之數應百萬人之
費者一歲而三四焉國用安得不竭民生安得不
困由今之道無所變通則不出數年國不能為國

矣都監聚訓意非偶然亦知猝然罷散之為重難而至於所以善處之道則不可不急講也前者國家以歲荒之故已停新戶加抄矣已令毋補其闕矣仍遵此令無加無補抄擇見存之卒要不出半萬之數而所以衣食之資亦須採用李惟泰疏內軍資別倉一款使正供之入不歸於養兵則國計庶得少寬矣

(補) 又曰訓局御營守禦摠戎皆有軍府各專旗鼓將士器械之供固不可無財然其各占封壃擅稅山海倖民皆歸成一逋藪軍額之日縮良民之偏

若式由於此土既自擅民又自占外方州縣無處
不然此何規模也不若朝廷分割公賦使之贍用
田也盡歸之地部民户盡歸之本邑則民是王民
地為王土平施公役良民少紓矣
(補)肅宗四年兵判金錫胄啓曰船頭浦之築堰留
守尹以濟既已定奪而臣於今行歸路歷金浦埋
畓浦則有可築堰作數百石田地者空棄不築誠
為可惜欲自御營廳募民築堰將來出穀之後京
廳則不必取用盡數入積於江都本營信地倉庫
則後必有效故敢達從之

(補)朴世采疏曰我國雖當壬丁天兵壓境之日餽餉之般一出境內鮮待他救而頗於近年水旱凶荒靡歲不然公私赤立又安能乃裹餱糧于槖于囊以作爰方啓行之資乎今當預為商度一取諸上司各衙門贏餘不急之需聚于別倉以為軍兵之用且於兩西營餉舊穀申明蓄積以備之則不患於無食也

(補)英宗六年英陵幸行時留都大臣李宜顯道路求原軍十二哨有赴來之命云其間六日糧資未知自廟堂已有稟定而想必自摠戎廳題給乾糧鄉軍異

於京軍五六日晝夜暴露凡事不可不各別軫恤粮
資之外如塩醬之屬亦自本廳推移許給以爲得宜
以此分付本廳何如上曰依爲之
(補)十六年教曰唐詩不云乎城上風威冷江中水氣
寒之句若見戍卒之苦矣我國雖無他道戍之事諸
道把軍無異於戍煖衣厚氈猶覺其寒江邊塞北寒
凜奚似思之及此心若尤寒間常時自備局有紙衣
下送之事此等之寒尤宜軫念量宜加送事分付備
局
(補)四十二年傳曰曾以唐詩城上風威冷江中水氣

寒夜衣何日定歌舞入長安之詩令備局北關給襦衣今已多年近日風寒廈氈猶冷況北關乎令備局依前下敎下送此例只有北關乎西關亦令一體舉行事分付